給黑夜抹上色彩

6E 吳若歡

我軟弱無力地癱在蓆子上，本來在手裏的空瓶子掉到地上，身旁的戰友向我報以一個疲倦的眼神，她，仍緊握着抗議的標語。

九月三日晚上，我癱倒在政府總部的門前，為的，是抗議政府硬推德育及國民教育科；為的，是捍衛下一代的思想自由。我堅持張開眼睛，可惜只看到廣袤無垠的黑。這一夜，一顆星也沒有。

這，已是我絕食抗爭的第三天了，肚子餓得咕咕聲作響，我緩緩地輕撫着一條又一條突兀的肋骨，那凹凸不平的觸感儼如這漸漸褪色的城市。

頃刻，我很想向友人傾訴我對這無光的夜的感慨，卻赫然發現那晶瑩剔透的杏眼早已不再，那句「不要洗腦」的標語淡然地降落在地上。

眼前的黑色人潮絡繹不絕，數以萬計的黑衣人擠擁在政府總部門前，高舉着大大小小的黑色標語，高喊着堅定不移的反對口號。連日來的抗爭歲月把我的肚皮磨得光滑，奏起來的聲音像揉合了歲月，渾厚而穩實。從狹隘的靈魂之窗中，我看到樂隊、歌手上台歌唱，恰好與我體內的大鼓配奏出完美的交響曲，為這片日以繼夜的黑添上一筆無法看見卻又實實在在的亮麗色彩。

近幾年，這個小城不斷倒退，言論自由、新聞自由等日漸褪色。香港「東方之珠」的神韻悄悄地逝去，逼出了現在這廣袤無垠的黑。

突然，一束陌生的光從狹小的窗櫺刺進我的腦袋，這份不熟悉的光刺得我一陣暈眩，天旋地轉的，眼前掠過無數漂渺的光影。

終於，挺久了的眼皮重重塌下來。

迷糊間，我意識到自己被抬上擔架離去。在救護車中，圓形的光罩下，遠處那獨立的人影的輪廓漸漸分明，最後，變得清晰明亮起來。是黃之鋒。整個黑暗中，唯獨他被大燈照着，大概是開始他的演說。

門，重重關上了。我的窗，大抵也禁不住長年累月的風吹雨打而沉痛地合上。最後，殘留在我腦海深處的，是那一大片黑中的一點光。

我期盼那點光，能帶領八百萬人重新粉刷這暗淡的夜明珠，讓黑夜露出曙光。